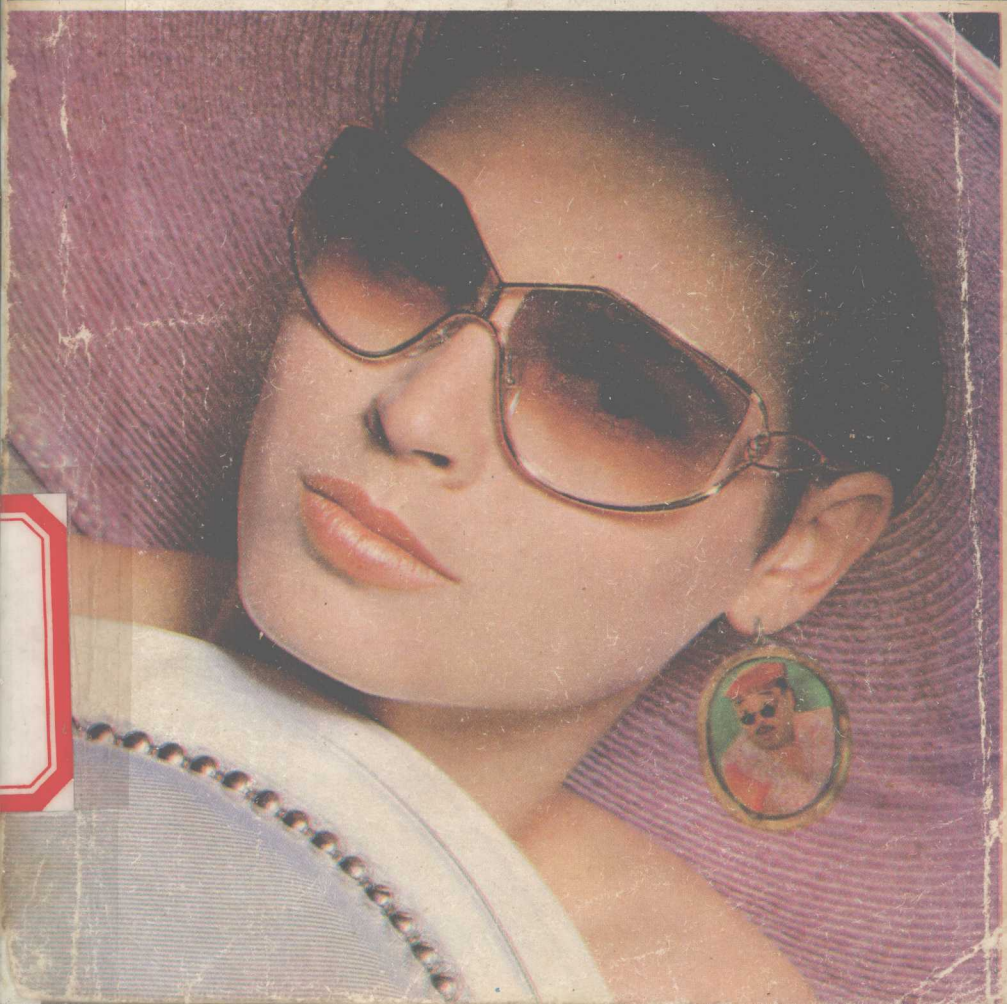


《傳奇大觀》叢書

夏娃血祭

● 愛神的眼淚 ● 綁票奇案
● 帥府秘偵 ● 夏娃血祭



《传奇大观》丛书

夏娃血祭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夏娃血祭 XIAWAXUEJI

责任编辑：戚积广

装帧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6.5印张190000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长春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5,500册

定价：3.20元

目 录

夏娃血祭

孙昌宇 (1)

某市“十三妹”暗娼团伙活动猖獗，特刑队不断接到一个化名“夏娃”的人的密报。她到底是谁？她是受害人，还是团伙中的一员？飘忽不定的行踪，变化莫测的报警地点，给“夏娃”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机警的刑侦队长拨开迷雾，顺蔓摸瓜。在一个杀死他人而后又自杀而死的老清扫女工身边，刑侦队长轻轻揭去了她的假面皮，也揭开了一个令人费解的谜。

帅府秘侦

窦应泰 (107)

大帅府连续死了三个日本巨商，引起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注意。伪省长请来津门大侦缉国经天破案。这里自张大帅被日寇炸死之后，演出了一出出尔虞我诈、争风吃醋的闹剧。当国大侦缉冒死独自闯入帅府鬼宅弄清真相后，他自己却服毒自杀了。这是为什么呢？

爱神的眼泪

杜保平 (145)

乐团指挥梁栋，常常背着妻子去和女演员林又乔幽会。林又乔爱他爱得发疯，恨不得把一切都献给他。梁栋的指挥棒玩得很俏，却无法掩饰自己的虚伪面孔。当林又乔看清他的丑陋灵魂时，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爱神受到愚弄……

绑票奇案

祝正祥 (185)

专业户张大刚靠养貂富得里外流油，谁看了不眼红？！可是，他的宝贝儿子被人绑票了！派出所所长詹有光立刻出马，眼瞅着就要侦破的一起要案，却令人越查越糊涂。直到最后，就连破案有功的詹所长，都为那发案的原因脸红呢！真是怪事！



孙昌宇

午夜电话。她说：我是夏娃。

一股突发的困顿袭上来，他猛地抬起头。

袁，不知在什么时候停了。窗外的寂静已是越发浓重，清冽的夜风里隐隐传来市政公司洒水车那凄切的刺耳的鸣叫，证实着已经过了午夜。

他心中一动，下意识地合上了案头那本威廉·韦伯斯特的书，披上了外套。楼下的挂钟忽然“当”地敲了一下，他猛地从冥想回到现实：怎么又要回去？婉君今晚不是要在医院值夜班么？小虎不是早已送到奶奶家了么？不是早已和袁队长说好，今晚越组代

庖，借为他代班的空隙读完这本佶屈聱牙的《性与社会崩析》么？

他不觉哑然失笑，又坐到了案头。

这时，电话铃响了。

“喂，哪里？”

“特刑队吗？”是一个女的声音，娇俏而清晰。

“你有什么事？”

“我找您。”

“找我？”

“嗯，您是吴冠雄吴队长，我知道此刻您在这里，而且，是孤零零一个人。”电话里那娇俏的声音充满了怪异。

吴冠雄忽然觉得脊背发凉，这是什么人，怎么对自己的行踪了如指掌？又怎么会知道特别刑警队的情形？清冽的夜风和浓重的夜色在四周环游，他觉着有些喘不过气来。

他厉声问道：“你是什么人？”

电话里诡异的声音依然是那样从容，语调里竟然充满了揶揄：“怎么，堂堂的特刑队长，坐不住了？”

吴冠雄猛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调整了一下情绪，问道：“能告诉我你的姓名吗？”

“当然可以。我叫夏娃。”

“喵喵，偷吃禁果的女人？”

“对了，您不觉得这充满着罗曼蒂克么？”

“嗯，你在哪里打电话？”

“花朝大街114号5楼。”

“您有什么事，报警还是报案？”

“不。我想请您来聊聊，肯赏光吗？”

“当然愿意。什么时候？”

“现在。马上。立刻。”

一切是这样的诡秘，一个深夜的诡秘电话，一个诡秘的女人，一个诡秘的邀请！一切是这样的反常，反常中往往蕴含着莫测事件。一股职业性的兴奋忽然在吴冠雄的九经百骸里涌动，他一只手捂住话筒，另一只手按响了内部警铃。这一道无形的传导信号立时调动了整幢特别刑警队大楼的神经。

吴冠雄松开捂着话筒的手，电话里只有一阵轻轻的窸窣窣窣的声音。只有吴冠雄那异常灵敏的听觉才勉强能听出里面夹杂着一丝隐约可闻的喘息。

“夏娃同志……哦，夏娃小姐，您还在么？”

电话里没有回答，也没有挂断。

吴冠雄提高了声音：“夏娃，您怎么了？”

电话里窸窣窣窣的声音似乎愈响愈骤，依然没有那个“夏娃”的回音。

急迫而杂沓的脚步声响进了值班室，特刑队的几名精悍的小伙子闯了进来。

“队长，有情况？”

吴冠雄聚精会神地谛听着电话里那异样的沉寂，朝着小伙子们摆了摆手。

就在这时，听筒里“砰”地传来一声清晰而沉闷的枪声。

吴冠雄浑身猛一紧，一把撂下听筒，厉声大叫：“快，花朝大街114号！紧急行动！”

灰色风衣。他说：莫非“十三妹”暗娼集团复活了？

S市的夜色浓重而滞湿，下半夜从扬子江心漫起的浓雾沉甸甸地笼罩着阒寂的街巷楼宇。吴冠雄驾驶着警车向花朝大街疾

驰。后面紧跟着两名特刑队的助手。

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刑人员，他早已从那一神秘的电话的骤响的枪声中预感到，他今晚撞上的是一桩自杀抑或是凶杀大案。从国际刑警总部的标准教材上，他曾经读到：在掌握了骤发杀人大案的时间或侦知杀人案发生后的瞬间，必须在15分钟内赶赴现场，才能最大限度掌握现场情况和作案罪证。

吴冠雄今年三十岁，这个鹰眼乍臂的汉子，经历过人生的大苦大难。1968年他九岁那年，一伙来历不明的人闯进家门，捉住了他的父母双亲，在皑皑朗日之下对母亲惨施暴虐，然后朝父母二人各开了十枪！被枪声惊吓的小冠雄爬到血肉模糊的父亲身边时，这个在刑警队干了十年的铮铮铁汉，只来得及对自己的儿子说出十一个字：“孩子……长大了，一定要做刑警……”

小冠雄投奔了父亲的幼年好友弘一法师，从这个江湖第一高僧座下学得了深湛的武功和修身的道行。十年之后，他如愿以偿，考入公安大学，此后，在刑警队一干就是五年。两年前，他以擒拿、格斗、跑猪、夜间射击和笔试五项第一被选派到巴黎国际刑警总部受训，以超人的聪颖和超人的刻苦掌握了世界刑警系统第一流的技能，回国后分配在国际训练组织北京中央局特警队从业。然而，就在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刻，一个挂着许多荣衔、靠倒卖出国签证发迹的花花公子借邀约舞伴之名，调戏了他美貌娴静的未婚妻季婉君。得知自己的未婚妻遭人羞辱，吴冠雄当即举行了婚礼，用一纸烫金请帖邀请来了那个恶少，就在婚礼最热闹的时刻，他当众狠狠地揍了那花花公子一顿。事后，他才获悉，那个恶少恰恰就是自己顶头上司的上司的侄子。不等上面发话，他抢先递上了一份请调报告，扔掉了那令人馋涎欲滴的金饭碗，和季婉君双双回到了S市。

两年来，在这个号称九省通衢的大都市里，他没有接手过什

么令人兴奋激越的奇案要案，沉闷而古板的程序，使他感到乏味和懒散，他把闲暇全部用在阅读上，从狄仁杰到克里斯蒂，从《洗冤录》到《性与社会崩析》……然而心底一骚动使得他狮子喝血般地渴望着那种惊心动魄的搏杀。

由于快速行驶，警车发出嘎嘎声，车体仿佛立刻便要散架。吴冠雄忽然觉得，此刻如果驾驶的是一辆时速为240公里的红色奔斯——6000警车，该有多么舒心惬意。

花朝大街终于到了，这是东郊一条冷僻的大道，除开一大片民居之外，就是几家稀稀拉拉的家庭饭馆和鸡毛旅店。接近目的地的时候，吴冠雄将警车停在一条漆黑的巷口，带着一名助手奔到了门前。

114号是一幢新建九层公寓，水洗石墙面在夜色中闪烁着粼光。吴冠雄稍稍审视了一眼周围的环境，立即登上了五楼。

一切是这样令人大惑不解。整幢大楼里闐寂无声，家家户户都沉睡在黑甜乡里，没有一丝骚乱和喧嚷。二十分钟前听到的那一声枪响，难道这左邻右舍都充耳不闻？

五楼上也是一派沉寂。吴冠雄抑制住心头的失望，按响了左边一户的门铃。

过了好一阵子，才听见屋内响起低沉而不耐烦的咕哝，接着一阵“叭哒叭哒”的拖鞋声响过，房门开了一条缝，一个睡眼惺忪的老人露出半张脸问：“你们找谁？”

吴冠雄略含歉意地问道：“哦，对不起，请问有一个叫夏娃的人是不是住在这里？”

老人连连摆手：“没有！没有！你们摸错门了！”

吴冠雄鹰隼般的眼光刹那间从那老人的半张脸上扫过，凭着经验和直觉，他断定：这个满脸困倦、怒气冲冲的老人不可能是二十分钟前作案的人。他又问了一句：“老伯，你们家可有年轻

女人？”

老人从门缝看了看倚在楼梯旁那个穿警服的助手，指着对门那一户低声说：“哦，对了，对门这一家住着个光棍汉子，昨天忽然带着个年轻女人回来，足不出户，整整在屋里关了一天一夜，说不定……”

吴冠雄说声“谢谢”，转过身去，猛敲右边那一户的房门。

过了许久，那扇门吱吱溜溜地开了，一个秃头麻脸的矮个子男人怒冲冲地问：“干什么，干什么，半夜三更敲门砸户，要放抢是怎么的？”

吴冠雄瞟了他一眼，笑笑说：“伙计，别发火。派出所查非法居留人口的，借杯水喝。”一边说，一边早跨进了屋里。

这是一间典型的鳏夫居室，几件油漆斑驳的家具，到处是汗渍斑斑的脏衣臭袜，床头贴满了不知从哪儿剪下的裸腿的美女画，满屋散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霉腐气味。

吴冠雄接过麻脸汉子递过的茶水，漫不经心地打量着屋内的情景，让助手询问那个光棍。

“这家里就你一个人住？”

“嗯。”

“这些天来过外人没有？”

“没有。”

“也没有什么年轻女人来找你？”

“没有。”

“撒谎！”吴冠雄突然怒叫一声，奔过来一把抓住麻脸汉子的手腕，拖到那乱糟糟的床前，指着那凌乱的被褥说，“刚才那个女人藏在哪儿？”

麻脸汉子脸上掠过一阵惊慌，摇摇头道：“你哥儿莫取笑了，我这丑八怪还睡得着女人！”

吴冠雄冷冷一笑，掀起床单，猛一把扯出一条皱巴巴的睡裙来，那上面隐隐沾着斑斑的污迹。

麻脸汉子吱溜瘫倒在地上，吴冠雄挥一挥手：“带回去，要他仔细交代。”

吴冠雄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以后，他觉得有些亢奋。

婉君的高跟鞋鞋橛橛地响着进屋来，她今天似乎打扮得特别迷人，柔软的长发在脑后松松地绾了个髻，翠绿丝绸衬衣外面罩了件鹅黄色细绒背心，系了条薄呢春秋裙，端着早点走过来。

“真能睡，袁队长都来过两次电话了。”

“哦，这袁大头，比我还性急。”说着，他一骨碌爬起来，到洗漱间匆匆抹把脸，悄悄走过来，在婉君的后颈上“叭”地亲了一口，顺手抓起两片炸馒头，夹上一只油鸡蛋，说了声，“对不起，夫人！今天晚上又要失陪了。”

婉君嗔道：“瞧你，我都已经打听清楚了，袁队长说，你们昨夜不过是撞上个风化案子。”

冠雄神秘地眨了眨眼：“莫急，我的第六感觉已经告诉我，这次我碰上了一道高次方程！”说着，大步奔出门去，走到门口，他忽然又回头说道，“婉君，有件事想请你帮帮忙，从今天起，统计一下你们医院接诊的非婚生子女的堕胎数字。”

婉君愣了愣，问：“你要这干什么？”冠雄双眉一耸：“想做个大题目，让人大吃一惊的题目！”

说完，他骑上幸福——250型摩托车，“突突突突”地走了。

下午二时，讯问室送来了那个麻脸汉子的审讯笔录。

我叫黄二强，现年四十六岁，装卸公司材料库保管员，未婚。住花朝大街114号五楼，1989年3月12日晚9时30分，在明星电影院看完电影《魔

女》后，走到电影院左侧小巷口，碰上了一个穿着时髦的年轻人，卷发、菜黄脸，络腮胡子，上身黄茄克，下身树皮牛仔褲。他问我想不想‘揽黄’，当时我不懂‘揽黄’是啥意思，他就小声告诉我说就是出钱睡女人。只怪我心术不正，邪火上升，就答应了。谈成了一天一夜五十元的价钱，当天夜里十一点，就照着那个人指定的地点——滨江公园侧门小花坛，领回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妇女。那个女人自带换洗衣裳和用具，奸宿过程中，她自称是‘十三妹’中的老七。就在公安人员查户口的前一刻钟，那个‘七姐’刚刚从公寓侧门走了。别无其它犯罪行为。

签字画押

吴冠雄刚刚在笔录上作了些圈点，特刑队副队长袁木走了进来，一进门就打哈哈。

“老吴哇，捉到了大鱼了吧！”

吴冠雄放下红蓝铅笔，扬起双眉紧盯着老袁那胖胖的笑脸，反问道：“你说呢？”

袁木坐了下来，点燃一支烟，眼底闪过一丝深沉的遐想。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955年夏天本市破获的‘十三妹’暗娼集团中的老七如果还在人世，今年应该是五十九岁的老太婆了。黄二强遇上的那个‘七姐’意味着什么呢？而且据查实，老七已于1977年病故，难道说——”

吴冠雄接过话茬：“很有趣的幻想小说，老妓女借尸还魂！”

袁木吐了一口烟圈，依旧沉浸在遐思里：“解放四十年来，我们基本上消灭了孳生暗娼的温床，至少已没有有组织卖淫行为产生的迹象，然而，从黄二强提供的情况看，问题并非如此。”

吴冠雄点点头说：“应该说比想象的更复杂！”

袁木一惊：“你认为这件事背后还有名堂？”

吴冠雄又点了点头：“应该说‘十三妹’的淫乱意识从来就没

有死亡过，我们曾经很除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说着，他从床头抽出那本《性与社会崩析》，翻开一页，指着一行划着蓝线的文字，推到袁木面前。

袁木摆摆手：“脑子里乱糟糟的，哪有闲心读这些捞什子。”

吴冠雄笑道：“读一读，也许会给我们脑子里的乱麻理个头绪。”

袁木低头瞟了一眼，竟然被那一行文字吸引了。

“上帝创造了人类，也同时创造了交媾。性爱将超越一切社会结构而与生命同在，从生物本能的角度分析，作为物质意义上的性关系，诚如其它享受一样没有临界的极限。埃及法老与中国皇帝的千百后妃和终身禁欲的僧侣，是这种需求的畸形两极。从严格意义上说，在人类还不能寻求到一种规范和疏导这种奇特本能最合理的社会结构之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扼止那些悖于伦理的宣泄。卖淫行为、娼妓制度是这种物性与社会性之间畸形平衡的必然产物。”

袁木读完这段话，埋头踱了起来，不停地摇头叹气。

吴冠雄合上书本，问：“怎么样？”

“好象是一个疯子在宣讲真理，荒谬绝伦而又叫人怦然心动。”袁木说到这里，他忽然圆睁眼睛，指着吴冠雄的鼻尖叫道：“哦哟！怪不得你有空就读这些东西，原来正在钻这牛角尖”

吴冠雄笑道：“翻一翻这些以前觉得不可思议的东西，总觉得有些新鲜。一个好刑警应该是解剖人类与社会现象的好医生，不是吗？”

“瞧你，又发宏论了。”袁木坐了下来，指头轻轻地叩着桌子道：“来来来，还是回到正题吧。从昨晚的情况看，似乎是个有联系而又不易揉到一起的疑团。午夜1点零7分，从某个不明的

地点给你打来一个诡秘的电话，邀你前往花朝大街114号‘聊聊’，而恰好在该处撞见了黄二强与人奸宿，同时引出了‘十三妹’这个话题，扼要地讲起来，是这样的么？”

吴冠雄点点头：“是这样的。”

“根据一般情况推理，应该作出如下两种假设：一种是黄二强或者‘七姐’之中的某人曾与打电话的那个女人结有宿仇，在侦知二人通奸时先报案；另一种假设则是那个打电话的女人和黄二强、‘七姐’之间毫无关系，只是发现了丑行，见义勇为。你的看法呢？”

“似乎很有道理。不过，这两种假设都存在一个明显的破绽：不管是出于私怨，还是出于公义，这个女人都应该光明正大地报案。”

“依我看不应该排除报案人的自我保护意识。”

“当然。不过，我总觉得那个打电话的女人有些神秘，还有那一声枪响。”

“对了，那一声枪响，就更加印证了我的第二种假设：报案人正受到‘七姐’同伙的威胁，也许，她已经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说到这里，老袁扣上大盖帽，果断地说：“本案已有三条线索：‘七姐’、穿茄克牛仔裤的年轻掮客和那个报案人，老吴，你选哪一个？”

“我去找那个‘夏娃’！”

她走了。他说：别忘了那穿黄茄克的小牛仔！

经过几个小时的查询，吴冠雄终于从电信局查出：3月13日凌晨1时零7分那个神秘电话的发话处——S市北郊水泥预制厂仓

库。他立即驱车赶赴目的地。

一下车，他简直不相信在那个漆黑的夜里，竟会有一个女人敢单身走进这坟墓一般的荒野区域。只见一派衰草摇曳的荒滩上，堆着无数的水泥预制构件，由于连绵的春雨，一汪汪的积水不时没过脚踝，不知为什么，他的耳畔忽然又响起了那个女人诡异的声音：“我找你，我找你，我找你……”他的汗毛都一根根竖直了。库场尽头孤零零地兀立着一间小屋，几块胡乱盖着的石棉瓦，暗红色砖墙上爬满了青苔，衬着临风摇曳的狗尾巴草，显得有些诡秘。

吴冠雄围着小屋走了一圈，叩响了屋门。少顷，随着一阵咕咕咚咚的说话声，一个酒糟鼻子的老头子拉开屋门，抬头望了吴冠雄一眼，臃肿的脸上掠过一丝隐约可察的惊讶和不快：

“小伙子，你找谁？”

吴冠雄笑容可掬：“老师傅，出来跑生意的，有点急事，借个电话用一用。”

老头把脑袋摇得象拨浪鼓：“你也不瞧一瞧，这儿是个啥地方，鬼不生蛋，哪来的电话！”

吴冠雄依然礼貌周全地说：“有电话！我还晓得，号码是868532！”

老头脸肉一抖，略感惊异地凝视了吴冠雄一会儿，旋即打个哈哈：“你小哥地灵星哩！这儿真的有电话，不过，已经拆线了。”

吴冠雄点点头，走进屋内。小屋内简陋肮脏，一股霉味。他略扫一眼，走过去，抓起屋角里的那部电话机的听筒，既不拨号，也不贴近耳朵，却放到鼻子下嗅了嗅，背对那老头问：“什么时候拆的线？”

“昨天。”

“谁来拆的？”

“电信局的人。”

“男的女的？”

“男的。”

吴冠雄陡地转过身来，目光严厉地疾视着那老头，沉声说道：“不对，是女的！”

站在暗影里的那老头忽然一抖，结结巴巴地说：“你、你怎么知道？”

吴冠雄拍拍电话听筒，然后放下，缓步走到老头跟前说道：“我还晓得，这个女人才三十岁上下，打扮得很时髦，身高一米六五，她在半夜一点钟左右用过这只电话，正在与人打电话的时候，又有一男一女来到了这幢屋子，发现了打电话的女人，于是就朝她开了一枪。”

酒糟鼻老头听到这里，忽然“扑通”跪倒在地下，一迭连声嚷道：“别说了，别说了，我知道你是警察！我全交代，我全交代！”

晚上，吴冠雄果然又没有回家吃饭，他买了两瓶金奖“武侯灯”啤酒，几样卤菜，邀请袁木在办公室里享用“工作晚餐”。

“‘十三妹’的老七有线索没有？”吴冠雄给老袁夹了一筷子红肠，问。

“有一点。看起来，这‘老七’的确很猖狂。据调查，市南区、北区、东区的几家小旅店和车站码头、游乐场都发现过她的踪迹。”袁木紧锁着眉头，沉思着说，“过去我们忽视了这些在合法身份掩护下的暗娼活动，她们活动的范围和方式都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吴冠雄说：“能否试举几例？”

袁木说：“比如刚开始调查时，几乎让人觉得我们这个社会是那樣的纯洁，可是一旦按照黄二强提供的‘老七’的相貌查询一下，就发现这个女人似乎无处不在，一会儿是公司秘书，一会儿是供销员，一会儿又是朋友、未婚妻。没有任何人怀疑她们的合法身份。这说明，社会与物欲之间似乎存在着令人难以容忍的疏漏。”说到这里，他咕嘟嘟灌了一口酒，咂咂嘴问，“你那个‘夏娃’有消息么？”

“当然有。”吴冠雄点点头，“不过，调查的结果与我的推测大相径庭，出乎意料。”他抹抹嘴，递给老袁一支香烟，自己点然后说道，“今天一大早，我查到了昨晚那个电话的地址，原来是北郊一个荒僻库场。稍稍察看，就令我大吃一惊，从屋外草丛中留下的脚印看，昨晚到库场的人不仅仅是‘夏娃’一个，而是三个，还有一男一女。”

袁木略略一惊：“啊，果然出人意料。”

吴冠雄接着说道：“根据残留在电话听筒上淡雅的香水气味，我初步断定那是‘夏娃’打电话时留下的证据。于是在脑子里勾划了那时现场的景象。”

袁木伸手抢断话头，说：“让我来演绎一下你的推断，午夜一点左右，那个侦知‘十三妹’老七踪迹的‘夏娃’悄悄来到库场，刚刚给你打通电话报案，不料事前由于某种原因被‘七姐’的同伙察觉，于是跟踪来到库场，就在‘夏娃’通话未了之际，仓促向她开了一枪。可以认为，那个守库场的老头是‘十三妹’的同党，那一男一女是专职杀手，而‘夏娃’已被当场杀害。”

吴冠雄苦笑笑：“倘若如此，这案情头绪就很清楚了。但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他从案头的卷宗里抽出一叠记录，指点着说道，“根据对那个守库场老头身份的核查和现场物证的初步分析来看，守库老头并无与作案者勾结的历史，而在装电话的